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二

具部

文忠集卷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  
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  
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

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

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

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

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

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

太清樓賦裸玉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

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

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

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  
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諡曰昭裕權厝  
於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  
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筠皆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  
亡次適內殿承制閣門祇候郭士選次

一作

二

一有亦字

亡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

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

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  
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  
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  
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  
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  
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  
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

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  
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  
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  
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  
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  
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飲食

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  
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  
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  
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  
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獎至和二年七月癸未  
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  
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  
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



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禁遷左

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  
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  
軍兼御史大夫轉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  
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勳輕車都尉  
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  
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  
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

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塋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於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

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遷太子左清道率府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  
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輕車都尉天子有  
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汝州防禦  
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  
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

沈敏自為童兒不好弄既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  
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而尤以孝悌見  
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  
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  
御史大夫桂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嘉祐四年  
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大原縣君子  
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

題目作右

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

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  
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  
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  
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闕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  
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



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以疾卒享年三十  
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  
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於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  
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  
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

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  
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  
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  
汝侯諱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  
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  
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  
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  
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

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  
邱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  
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  
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曾  
孫九人令駟令冕一作冕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績  
令課令浮令收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  
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

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  
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  
之孫內殿崇班閣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  
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

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  
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

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以優永揚其懿以

閔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  
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為  
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  
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  
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  
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

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

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

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徙世庸一作膺皆太

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

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

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

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  
曾孫宗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  
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  
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  
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  
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



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  
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  
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  
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

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畫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糴令烜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

昭晦

一作誨

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

浮圖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脩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勳贈左屯  
衛將軍父從範內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  
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  
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  
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塞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護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塞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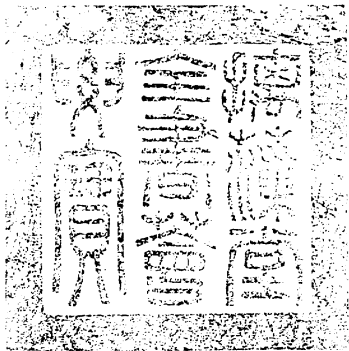
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  
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  
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厯五年選  
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  
率府率令僕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  
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塋于河南永安

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文忠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

會要

集部

文忠集卷

三十八至  
四十一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  
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三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  
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



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

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

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

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

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

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

守

諸本  
作原

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

一作  
盡察

為明公務為裁

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寬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

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  
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  
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  
而不問雖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  
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  
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  
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  
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

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  
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  
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  
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  
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  
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  
二副使轉勳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

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

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

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

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

者數趣終不以進宗勳怒讒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

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一

此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

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又請悉除京東民

疑頃字訛

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詮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

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  
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  
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  
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  
起于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  
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  
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  
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



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

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

之必不復還其

一無此字

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

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

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

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

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

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

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趨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

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

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

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

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

一有號字

泣

一有拜字

於馬前指公嘗所

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

生喜薦士

一有所薦二字

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

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寬

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已出處始終之

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  
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  
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  
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  
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  
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

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  
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  
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  
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  
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蜚喜以攻劫  
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  
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  
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

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  
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  
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鄴  
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  
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  
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  
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為

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

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答之曰此非吏法  
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  
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  
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最先其兄食衣  
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  
故友全一作金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  
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  
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



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  
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  
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  
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  
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  
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  
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  
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

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文忠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

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餞之所曰思邨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

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

有所休

一有暇其勞三字

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

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  
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  
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  
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  
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  
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

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

一無此字

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

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

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  
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一作茅竹故歲

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一無此字

瓦屋者不利夷

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  
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  
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辟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  
民為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  
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



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  
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䟽絜高明而日居  
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  
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  
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  
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  
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  
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

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

一作少盜事靜

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  
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  
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  
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  
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  
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不絕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為荆江  
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  
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  
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  
兩字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

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漑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弟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

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  
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  
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為書六  
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  
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  
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

篋

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

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併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

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

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

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

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

化之術其事寔深不可質究則其為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

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

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歷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

修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皆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



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

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

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

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

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

之恐往往

二字一作或

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

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

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

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

一無此二字

飽廩食而安署居追

一作退

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

蛟鼉

一有白鱉二字

之出沒波濤之洶故宜其寢驚而夢愕而

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子

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

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

一無此二字

枕席之上一日而

一無此字

千里則舟之行

豈不樂哉

一作誠可樂也

顧子誠有所未暇而

此八字一作舟之制尤多今

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  
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  
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於壁壬午十二月  
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  
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  
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

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  
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  
以讒不見信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

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  
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  
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  
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  
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

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子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子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

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竒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

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  
將必出於竒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竒竒  
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  
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  
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  
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  
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  
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

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  
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  
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子尤區區如此  
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  
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  
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  
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  
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  
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  
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  
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  
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  
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

一有則字

又取孔子門人

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

祭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一無此四字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

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

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

一有之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

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

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

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為俎

豆籩筐罇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

大宋之興至謂之不  
急一段載於此下

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

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  
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  
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  
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  
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哀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

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  
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  
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  
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一無此字濫官於朝有  
廷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  
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  
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

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  
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  
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禁故

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  
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



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  
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  
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  
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  
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城一作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涵然而仰

此字無

出俯仰左右顧而

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於其

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

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

一作按其

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

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一有而字

所在

一有自字

為敵國者何可勝

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

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

老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

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

一作覆  
被休養

涵煦百年之深也修

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

于山谷之間乃

一無  
此字

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

一作  
美

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  
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  
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  
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

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

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

一無此字

智僂也名之者誰太守

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  
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  
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  
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  
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潤而石出者山間  
一作落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  
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滌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  
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

一作泉冽而酒香

山肴野蔌雜然而前

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  
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  
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  
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  
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碑有  
而字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  
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文忠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五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竒亦藏  
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  
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為苻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

一作黃

道山下以地求之今

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

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苻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

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

一作偽

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

金本武夫悍

一作驍

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

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

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

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

一作氓

尚有居谿旁者子感夫

人物之廢興

一無此字

惜其可愛而

一有反字

棄也乃以三牛曳

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

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竒者

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

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

一作勇悍

之士其平

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

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

一無此二字

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

一作聞石而來

可以一賞而足何必

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

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

堂於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

關

制置發運使其所領

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

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

一無此字

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

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

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

遂顯於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

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

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

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

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

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

悌一有者字著於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

竹樹登一作睹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

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

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

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

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鳴

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

知子言之可信也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

陽修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  
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  
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  
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  
謂東園者來以示子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

一作  
超字

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

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

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

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

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椽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

一作  
上下

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

塹而荒墟

一作  
塹

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

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噪音也吾於是信有力



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一作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

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

一無此  
五字

或曰

浮巢二

一無  
此字

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

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

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

李侯以鎮東軍

一無此字

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

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  
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  
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  
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  
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  
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  
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

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  
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  
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  
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  
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  
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  
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  
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三

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

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  
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  
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  
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竒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  
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  
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

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  
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  
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  
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  
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  
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  
浩渺烟雲香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  
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

一作臺

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

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

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

此一介之士得

志

一有於字

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施不足為公禁

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禁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

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  
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  
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  
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  
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  
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  
事歐陽修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一作帛曰此寶文

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

遺一介之賤

一作善

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

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  
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  
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  
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  
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墉畝之間而況儒臣  
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  
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

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  
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  
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

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  
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  
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

思叔子也

一作而於叔子思之

尤深蓋元凱以其功

一作力

而叔子

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

一作謂

皆足以垂於不朽余

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

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



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

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

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

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

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

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

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

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  
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  
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  
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  
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  
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  
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熙寧三年十月二  
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文忠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六

集部

文忠集卷四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

一作望之

嘗

一無此字

以其名望之

一無二字

來請字曰

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

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

一作皆有以為民表

也

故紘縱

一作纓旒

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

黼黻

一作設色

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

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

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

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

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

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

一作民弗尊也己

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

一有天則字

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

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

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

一作於州閭

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

季良鄭之子產者

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

一國之望

也位於

二字一作居

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

一作軌

發於外如

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

一作以為

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

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

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

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

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章君儒其衣

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脩乎其外

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為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

肆而無涯

一作不流

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

此十無

三字是固

一無此字

能識夫

一作其

遠大者矣雖予何

何字一作信

可以

勗焉第一

一作敢

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強為之言

以塞請慶歷三年

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



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  
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  
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  
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  
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  
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  
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  
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

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

皆願從其一作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

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

一作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

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  
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  
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  
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岬

肆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歷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

一作二

十餘年雖學於

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

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

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

一作  
得待

天下士

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  
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  
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

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

一作  
有

卓卓著

一作  
見

功業

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  
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

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

哉醉則

一作嘗或

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

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世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  
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  
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  
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  
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  
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

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  
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  
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  
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  
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  
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

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  
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  
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  
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  
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  
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  
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立  
鳥上陳稷契下迄

一作  
訖

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

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

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

一作

盛衰治亂美刺之由

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

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

一作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

已恨

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

一作

而欲斷其訟之

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  
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宗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



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  
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  
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  
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  
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  
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  
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  
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

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  
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  
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子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  
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  
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  
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子於  
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  
論正子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

二百七 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

周公已下即 用舊注云 增損塗乙改正者三 一作百八十三而鄭

氏之譜復完 一有矣字

###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  
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  
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  
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  
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  
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  
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  
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  
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轉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  
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  
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  
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  
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  
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  
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

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

遂以其集歸之而告子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

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

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恠己能常自發見而物亦

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厄之時文章

已自行于一作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

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一無之也凡人

於

作困

此字

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  
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  
而恠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  
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  
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  
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  
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  
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



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

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

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

一無此字

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

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子而子學古文反在其後天

聖之間子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

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

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一無此字子

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

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  
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  
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潮州  
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竒偉望之昂然而即  
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  
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

四字一作聖明

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  
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

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

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

一有以字

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

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

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  
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  
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  
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文忠集卷四十一

謹案卷三十九第五頁前一行江出峽始漫為平  
流按何焯讀書記云漢書地理志夷陵下應劭  
注夷陵山在西北是夷陵之所以名也歐公乃  
云峽口之險至此而始平夷此語未確

第十頁後三行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刊本常  
訛常當據唐宋文醇改

卷四十第一頁後一行二行刺史李漬為荇谿記  
按李漬荇谿新亭記見文苑英華此句疑脫新

亭二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楊金